

## 又见杏花

章铜胜

今年的杏花，已经落了。在江南，杏花的花期是很短的，若是正赶上多风多雨的天气，就愈加显得短了。杏花开了，有时只消一场风雨，便落得个满地狼藉。春天的风雨里，杏花花期的短暂，就更能触发诗人伤感的情绪。宋徽宗在《燕山亭·北行见杏花》一词中说：“裁剪冰绡，轻叠数重，淡著燕脂匀注”，“易得凋零，更多少无情风雨”。我不清楚宋徽宗北行时，是不是正赶上杏花开时，他是不是由南而北，一路见到杏花开，又一路看到杏花落，若果真如此，那该是一次多么无情的行旅。

立春以后，我一直留意着身边所能见到的植物，等着那些在冬天落叶的树萌芽，等着一些花在春天开放。有些叶萌花开，是在我的期待和预料之中的，有些却在我的意料之外。意料之外的事情，会让人有一些小小的惊喜，也会令人有茫然若失的小伤感。我在路过小区门口时，闻到了那株含笑的一缕甜香，便站下来打量着它，它已经长得很高了，有三四米的高度，碧绿的叶间缀满了花苞，有一朵含笑花开了，像张开的淡黄的笑意。含笑该是和石榴一起开花的，现在的含笑花开，着实有些意外，我不知道，到了夏天，它还开不开花。

惊蛰过后，有一天下午，天阴沉着，我从滴水崖下来，走进村庄的时候，看见树上有一些花瓣飘落下来，我走到近前，低头看地上，才发现落在地上的是杏花的花瓣。于是抬头，看那株老杏树上的杏花，杏枝虬曲疏朗，枝干如墨染过一般，枝上的杏花，也只是三朵两朵地缀在枝上，难怪我从那儿经过好多次，都没有注意到那株杏树开花呢。

知道那株杏树开花，路过时便会多看一眼，有时会特意停下来，端详着它的一树花开。知道杏花会落，也知道杏树上仍有花苞在开，在杏花的开落之间，是我与杏花共春风的一段时光，唯有相伴与共的安静时光，是有着淡淡的花香的。

下午回来时，我一直望着车窗的外面，看人家房前屋后的花开，也看山上零散的花开，有淡淡的粉红，有如雪的白，有胭脂般的深红，也有淡淡的紫色。远远地，我大概能分辨出来，白的是梨花，深红的是碧桃，或是海棠，紫色的，大概是紫荆吧。那些淡淡的粉红呢，我一直觉得它是野山桃的花，现在看来，在那些一树一树的粉红里，会不会就有一些独立林中的杏树。远看，有些像，有些又不太像。

一直没有时间，走近村庄，走到山上去，那些山间的树树粉红，只是给了我一个粗略的印象，我相信其中肯定是有一些杏花的。每天，我都期盼着与那树杏花的短暂对视，我总觉得自己的目光是深情的，可我又会觉得自己的目光是有些贪婪、无情的。在一路的杏花开时，我那样冷淡而又冷漠地隔窗看着杏花开，甚至没有仔细去看看它们的想法，杏花若有知，它是会收起自己一树花开的，它又何必在风雨里，展示那一树花开的绚丽呢。

春分前一天，夜里风雨大作。春分日的上午，往滴水崖去的时候，远远地就能听到一派水声，溪涧里的水声哗哗作响，滴水崖上的瀑声轰然而泻。走到那株杏树下时，我又抬头往树上看了一眼，不见杏花，杏树的枝上，已经能看到黄绿中透着一些红意的叶子了，它们还是那样小小的，前段时间，杏花开时，我还没有注意到它们。此时的树上，也很难见到杏花的花瓣，它们大概是随了流水，不知漂向了何处，或是被风雨碾作泥土了。

又见杏花，见到它开了，又谢了，我已经没有了旧时见到它开花落时的情绪了。见到花开，固然好，见到花了，倒是更加期待来年的再见。



探花  
汤青  
摄

## 雨细椿芽香

沈顺英

谷雨前后，江南天色饱满纯青，正是品尝香椿嫩芽的大好时光。偶遇菜市场上一簇簇新鲜的香椿芽，眼前就会浮现出老家小院里那棵朴茂的香椿树，依稀闻到浓郁的香椿味。

清人食香椿的嫩芽，谓之“吃春”。春雨淅沥，粗壮高大的香椿树紫色的枝干上，探出紫色的芽苞，羞羞答答像暗自怀春的少女，给人一种含蓄内敛的美。椿芽新鲜中透着丝丝娇嫩，轻轻一折便断，叶子芳香浓郁，泛着泥土的清新。香椿芽，有着春天清明的气韵，有着古老的田园气息。

再过几日，椿叶便轻盈地舒展开来，绿叶红边，犹如玛瑙翡翠。一股植物本身所具有的浓郁的味道被风一吹，就弥漫开来，总会让人们内心激动。

香椿的香，幽远，恒久。清代才子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，对香椿推崇备至：“菜能芬人齿颊者，香椿头是也。”

香椿芽，无论是腌、炒、炸、拌都很入味。香椿的吃法多种多样，单拌椿芽简单爽口；香椿蒜汁鲜香怡人；油炸香椿鱼金黄酥香；椿芽炒蛋，鹅黄柳绿，清香氤氲。

凉拌香椿是餐桌上的一道小品。将香椿嫩芽切碎，加上各式佐料，拌匀即可。颜色红绿相间，味道鲜、香、爽、辣，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。还可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，在案板上剁碎，拌入豆腐里，滴几滴小磨香油，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

和，味道十分鲜美。

椿芽炒腊肉味道犹绝。椿芽似白泛紫，腊肉微微带红，实在是色香味俱佳。腊肉的醇香和椿芽的清香相互融合，是大自然赐予人间的美食，令人食欲顿时萌生，吃到嘴里，慢慢咀嚼，那种香，沁人心脾，全身的毛孔，淋漓痛快，舒坦熨帖。

用清水把采摘下来的椿叶洗净，在沸水里轻焯一下，那椿叶特有的清腻浓香就会四溢开来，拌以大蒜，姜末，初入口时有点淡淡的苦味，然后是沁人肺腑的清香。就是简单的一盘鸡蛋炒香椿，其黄绿互衬的色，鲜嫩可口的香，清香扑鼻的味。苦中有甜，脆中留香。稚嫩无筋，清脆可口，味道悠长，蕴涵着无穷气韵和水灵灵的气质。香椿和鸡蛋可以说是最佳搭配，香椿提高了鸡蛋的品质，让鸡蛋这一普通食材提高到了高雅的层次。

香椿芽是春天的一道美食，其味醇浓，酥美可口，越吃越想吃。也是春天的一篇美文，越读越有味。香椿芽以谷雨前为佳，“雨前椿芽嫩如丝，雨后椿芽如木质”，谷雨一过，椿芽就老了，不再细嫩和青润。

老屋香椿树，彰显出故土的清澈淳朴，馥郁芬芳。椿芽的香，是清香，咀嚼中，香气会变得悠长而浓郁。春光里，有了椿芽儿芳香的浸染，心底流淌着的是浓浓春意、深深情意，幽香的椿芽叶仿佛在书写着一个春天的童话。在老屋香椿树下，品咂鲜嫩的椿芽，咀嚼浓浓的乡愁，感觉尘世渐远，岁月温润静好。

## 蛙声一片

许曼

吃过晚饭后，带着父母和娃儿们一起到家附近散步。晚风轻轻拂过脸庞，撩拨着额前稍许凌乱的头发，马路两边高高挂起的路灯落下温暖的光束，我们一路谈谈说说，身后留下一串欢声笑语。

看得出来，娃儿们对于出门这件事，永远都会显得异常兴奋，一路上又是哼着歌儿又是一万个为什么，大人们也很容易被这种气氛感染。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一个新建的公园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来，娃儿们都放弃了代步车，执意要徒步走走，又唱又跳，看得出来，他们很是喜欢这一番新天地。

公园很僻静，小路两边的草丛里清晰传来阵阵蛙鸣，也很容易听得见有水在流动。有水的地方空气似乎格外清新些，就连这蛙声也都格外清脆入耳。大宝问我这是不是青蛙的叫声？他怎么都没看见它们呢？我说它们都躲着呢，晚上你自然是看不到它们。他又问我青蛙的宝宝长什么样，我说青蛙的宝宝就是小蝌蚪啊，小蝌蚪长大了就会变成青蛙，你在书上看到过的。他接着说：“我只在书上看过啊，我没有看到过真的呢。”是的，我的娃儿们对于蝌蚪和青蛙的模样还只是停留在书本上，在现实的生活里，还真没有见过蝌蚪在水里游来游去，青蛙在岸上跳来跳去。

我记得，小时候的我们喜欢在池塘边肆意地奔跑，看着蝌蚪们成群成群地在水里游荡，我们只需

弯下腰双手轻轻一捧，它们就会顺利地游进我们的掌心。当稻田里还是蛙声一片的时候，我们会光着脚满田野地追逐，捉青蛙也成了孩子们的一大乐趣。我们找来一个容器，把青蛙养在里面，然后又四处去给它们捉虫子，只是为了亲眼目睹青蛙捕虫的奇妙瞬间，当玩意去尽的时候，我们又会把它们放回田野里，那里才是属于它们的家园。当然，有些大人们也会捉青蛙，他们往往是在晚上捉，早上拿去卖钱，那是他们的谋生手段。再后来，因为保护青蛙的意识日渐浓厚，这种行为基本也被终止了。那时的傍晚，星空总是蓝湛湛的，扑鼻而来的是清风送来的稻花香，脚下踩着的是泥土路，耳畔的虫鸣蛙叫此起彼伏，那是乡村最美妙的音乐，也是长大后多年，我们还会经常回味甚至会特意去寻觅的天籁。

长大后，每每路过池塘边，我都会特意去寻找，希望能再见到它们的身影，然而，这样的惊喜时刻似乎并不多，偶尔运气好时也能看到，每一次都足以令我雀跃好久。这些乡村自带的泥土气息和微妙物语，对于长大后的我而言，弥足珍贵。

也因此，现在的我，会经常带着我的孩子们去亲近自然，带他们去河滩边玩水玩沙，带他们亲耳见证每一次季节转换时的蛙鸣虫叫、鸟语花香。我希望，长大后的他们，也都能在心间留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快乐的童年。